

姚叔又在朋友圈晒出了他的创意烧卖。我家阿姨在这个春笋季节带给我满满一盒笋脯花生。好友傅萍则带我去尝春：那是一个充满春之气息的“乡间食集”，艾草的清香弥漫在空气中。

烧卖、笋脯花生以及艾草青团，无论哪一款都不可能在这舞台上惊艳亮相，有人不屑一顾，而我却钟情于它们，因为“乡土气”感动人。

我至今记得多年前一则芝麻糊广告——夜幕深沉，小巷深处传来“笃笃笃”的梆子声，一声悠远的叫卖：“吃芝麻糊……”莫不是我们这代人的心底还存在着对家乡味道深深的眷恋？家乡小吃朴实自然，犹如那芝麻糊广告的画面，卖的人不追求形式，吃的人不讲习俗套，吃到尽兴时舔舔碗底又何妨？

大饼油条菜饭糕、生煎锅贴豆腐脑，这些家乡小吃从来就是丰富我们早点的尤物。早年，菜场归来、上班途中，顺带就排在了油腻腻的大饼油条摊位前，付了钞票和粮票，把黑黢黢的竹牌子交给香烟不离口的大饼师傅，刚出炉的大饼又热又脆，筷子串起的油条还滴着油……

那时，喝垮在搪瓷缸里的豆浆，嚼香喷喷的菜饭包油条，是极大的心理满足。记得我那去黑龙江插队的朋友在信里说：啃着窝窝头，太思念馄饨小笼和麻球了，什么时候回上海定要把家乡的小吃一样样吃个够……出门在外的游子向往着家乡小吃，竟把它作为一种感情的回归。

插队的朋友早已从黑土地回到了上海，我们碰面时还会调侃她是否完成了一样样吃个够的夙愿？她居然说，熟悉的家乡味道已越来越淡，今后或许只能神往了……

可不，人们在不知不觉中习惯了国际化的口味，面包蛋糕替换了大饼油条，牛奶咖啡麦片取代了豆浆泡饭清粥。我家周围就有四五家洋气的西饼店，唯独不见一家卖“四大金刚”的传统点心店。我想，对它们的怀念不止我一人吧？有时路过永和豆浆店，哪怕肚皮饱饱的，也一定要进门买根油条解解馋，尽管有人说这油条的口味不正宗。

每个地域有自己的小吃特色，就像泡饭、烂糊面属于“上海胃”的专利。我的味觉记忆里也有两样父亲做的美味小吃：一碗是加了切碎的韭菜和虾米的蛋炒饭，还有一碟是红烧荷包蛋，照样浓油赤酱、香气四溢。如今的调味品尽管丰富多彩，我也无数次地如法炮制，可没法还原父亲的味道了，可见他带给我的幸福的味觉和回味。

上海是小吃王国，毕竟“四大金刚”以及生煎、小笼、烧卖都是土生土长的小吃，在成长的土地上施点肥，它一定会茂盛的。

那天，傅萍和我每人点了一碗面，还添了几样跟着时令走的小吃。我发现店面虽不大，却充满了文艺范儿，小吃的价不高，却吃出了制作的精致。听到我们的赞美，林老板主动和我们聊起了他开店的初衷。交谈的内容大多淡忘了，但有句话令我印象深刻，他说有些东西弄丢后是找不回来的，他在努力重拾记忆中的美味小吃，尽量别让它们跑丢了。如果食客认可，他便觉得这一步走对了。

我会告诉从黑土地回来的朋友，当有一天林老板、姚老板、王老板都在致力于重拾记忆中单纯的小吃时，无须“神往”，它们回归啦！

九年前，一个北风呼啸的冬夜，小女读书回家，狂按门铃。一开门，她怀里赫然抱着一只白猫，她说：“它一路跟着我。”

照例洗澡吹干，隔离在主卫，两天后体内外驱虫。白猫很亲人，彼时它排行第七，唤作小七。一周过去，小七加入了原住猫的集体生活。此猫邀宠之注意很娴熟，总能引起我们的注意，常常与最得宠的橘猫三顾打架。

我为小七拍靓照、写文字，在几个生活网站发了领养帖。它的人气出乎意料的旺，一两天里就有十多份领养意向。经过筛选和审核，选中了一对情侣。他们上门见过小七，决定回家置办用品，一周后“迎娶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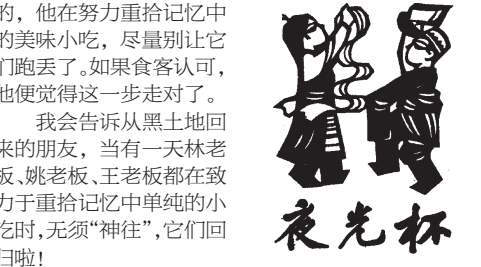
刚刚送走他们，第二位有领养意向的小姑娘登门了，还带着一份小礼物。小姑娘个子不高，长相清秀，说起话来柔声细语，气质颇佳。我不无遗憾地

上海小吃

章慧敏



边走边聊



七夕会

七夕会



智慧快餐

郑辛遥

不作者常“全对”。

打了一盆热水泡脚。先用手试试，温热。脚泡进去，一声惊叫，“嘎”地缩了回来，像踩了雷一样。太烫了！手骗了脚。

也不是手故意要欺骗脚，脚感和手感是不一样的。手感，字典的释义是，用手抚摸时的感觉。可字典里还没有脚感这个词，我们也许可以套用手感，给脚感一个诠释，那就是用脚探触时的感觉。手感是抚摸，温温柔柔的样子，脚感是探触，小心翼翼的样子。手是我们身体里，浪漫的那部分，而脚是现实的，它得脚踏实地，时刻站稳。

脚离心脏很远，是最遥远的边疆，血液要跑遍了全身，最后才能抵达脚，把热能和力量传导给它，因而脚对冷热更敏感些。尤其是冷，我们常说，冻得脚疼，就是因为脚缺少热血所致。太冷的时候，我们拼命地跺脚，就是让它产生点热量，同时也是告诉心脏，赶紧多支援些热血过来吧。

脚离大脑更远，脑袋高高在上，脚却在身体的最底端，一个人身高越高，脑袋和脚的距离就越远。脑袋要将命令下达给脚，或者脚要将它感受到的信息传回给脑袋，都需要最长距离的输出和反馈，脚感因而又显得迟钝和木讷一点，是情有可原的，责任不在它。

小时候在农村，经常赤脚，赤脚走路，赤脚下地，赤脚干活，脚直接感受到泥土、草以及庄稼，脚与它们都很亲。脚走在硬土和软土上的感觉，是完全不同的，硬土让人踏实，软土很温柔，像奶奶的怀抱。最喜欢走在烂泥里，稀泥从脚缝里钻出来，细腻腻，让少年的心也变得柔顺。在收割过的水稻田里，我们用双脚踩泥鳅；在水抽干的水塘里，我们用双脚踩黑鱼；在初冬

脚感

的藕塘里，我们用双脚踩鲜藕……我们的双脚一旦踩到它们，就逃不脱了，双手就会包抄过去，将它们活捉。这时候，脚感就是侦察兵，手感则是狙击手，配合得天衣无缝。当然，土里和水里，难免有碎石块玻璃渣什么的，脚不长眼睛，踩着了会痛、会受伤、会流血，农村孩子的鞋底，往往是伤痕累累，那是生活留给他们的疼，也是人生的一段记忆。

我们去一个地方，最先抵达的，一定是我们的脚。我们对一个地方的感受，大多也是从脚开始，只是很多时候，我们并不太在意脚感，我们更愿意相信，是我们的双眼先看到了一切，是我们的大脑，对之做出了判断。但如果

是冬天，你要踏上结冰的河，你就会先用一只脚试试，冰是不是足够厚实；如果经过一座危桥，你也会用一只脚踩一踩，看看桥是不是结实，这时，脚感就显得很重要，值得信赖。寒冷的冬天，我们钻进被窝里睡觉，也是脚最无畏，先探进去，太冷了，缩了回来。最后，脚进去了，手进去了，身体进去了，被窝里才慢慢暖和起来，但是脚半天也热乎不起来，它孤单地伸在被窝里最冷的远方呢，你蜷缩了身体，脚回到了身体的大本营，才能感受到一丝温暖。

遇到美好的事物，我们习惯用手去抚摸、摩挲、感受它，没有人会用脚。与手不同的是，脚从不会抛头露脸，它内敛、羞涩，反应迟钝。但脚又是我们身体里最敏感的一部分，你只要轻轻地挠一挠它，它就会给你最强烈的痒、最热烈的笑声、最浓烈的感受。脚感，就是这么孤单，这么木讷，又这么喜欢。

孔曦

小白小黑与妹妹

孔曦

告诉她，小七有人家了。小姑娘说了不少颇能打动我的话——住房条件、经济能力、喜欢猫咪的程度……到后来，我不得不答应她，跟那对情侣说看看，能否请他们放弃。好在那对情侣最终表示理解，到别处领养了一只白猫。和以前一样，猫友鲜奶爸和凯瑟琳陪我送小七到小姑娘家，签好领养协议，闲话几句，告辞出门。回程的路上，接到小七妈的短信：“嘻嘻，小七已经出来了，正在各处巡视。”此后，她经常与我分享照片和视频，言语之间，满是疼爱和夸耀（注：小七得小名小白）。

小黑是在小区车库发现的，当时只有三四个月大。经过一轮发帖，合适的领养人始终没出现。一日，与小白妈通电话，她说，想给小白找个伴，我趁机力荐小黑。好脾气的小黑一直被小白欺负，但吃猫粮猫罐头的时候，小黑

却分毫不让。彼时，小白总是冷眼旁观，像不食荤腥烟火的王子。不久，憨憨的小黑长成了大小伙子，依然被小白欺负，被欺负得急了，它就一翻身，把小白压在自己硕大的身躯下面，再放开。有一回，我家的奶牛猫马小凡（马屁精、小猫、梵纹

“孔老师，刚刚，妹妹来勒索沙发高头生了一只小猫！伊生了一只小猫！”我赶紧安慰她：“勤急，勤急，等式一歇，多数还会得有小猫生出。”过了一会，手机又响：“噢哟！又出来一只！”我嘱她：“再看看。”过了半天，她报告说，就两只。我坏坏地在猫友群恭喜小白妈喜提外孙，她说，妹妹生的，是外甥啦。也是，小白妈是姑娘家，无端端升任猫外婆，不大合适。再想想，妹妹晓得自己珠胎暗结，不躲避来往车辆，多半是苦肉计。两只小猫断奶后，小白妈想方设法为它们找到了领养人，又带妹妹做了绝育手术。

在她的呵护下，高逼格的王爷小白、贪吃的傻大叔小黑和文静

的淑女妹妹妹妹过着“腐败”的生活。照料它们的同时，小白妈建立了责任感，锻炼了身体，也获得了心灵的愉悦和放松。于爱猫者，在喧嚣的城市，有几个毛茸茸会卖萌的家伙等着自己回家，当是一件温馨的事。

母亲抱怨腿痛、手痛、关节痛，我随口漫答，无动于衷，并不是不关心，而是因为，这些轻微的呢喃像一架老纺车的曲调，已经在我耳边唱了几十年，就像是母亲惯常的言谈的一部分了。

但是某一天，拉开抽屉，看见好几只不成对的袜子，我内心抽动了一下。母亲在客厅兀自纳罕，“奇怪了，为什么忽然多出这么多打单的袜子来？”我没吱声，但心里明白：母亲视力退化了，她看不清袜子的款式、花色了，所以会有袜子打单，是因为另两只不成对的袜子被配了双。

还有另一天，是个天气晴好的日子，我也有空，兴致勃勃垮上她，延续久

违的母女散步。母亲摆摆手说她走不动，早上已出过一趟门，下午再走五百米八百米就有些累了。“而且我走路慢，你走路快，你

进家门，路队才继续前进。那时的家长们扯根橡皮筋串枚钥匙挂孩子脖子里面一挂，就把家门给托负了。大人下班，娃不在家，也不着急，多半去左邻右舍同学家做作业了，或是到楼下有草有沙的地方消耗精力去了，窗口一喊，多半远远就有应答。

再然后，那时几乎没有学区房的概念，都在家门口就近上学，省心的。班上的头几名，固然常常出于书香门第，但也时有现在被唤为“底层”的家庭里杀出的黑马。回顾这些，我并不是想说倒退回去就是好光景，而是庆幸，在这样一个刚刚摆脱匮乏而社会依然单纯的时代，我波澜不惊地长大了。如今，身处焦虑、躁动的5G时代，养育一个孩子，不仅付出体力，还要穷尽“算法”。

话说回来，幸好还有母亲帮着我，每周陪我住好几天，代劳了接送和三餐，才让我有喘口气的空间。与此对应的，则是父母们晚年生活的支离破碎。小区里还有大量的老人来自天南海北，每几个月轮换一次，这种“爱的代劳”至少要持续到孩子上初中为止。

一个星期五的黄昏，母亲临回家前，还在一边往门口走一边帮我叠着沙发上的衣服。女儿看过的绘本正摊在一边，《六只天鹅》，那里面的公主，直到被拉走前还在一心一意编织着蓑麻做的衣服。这与眼前一幕多相似。我们的老天鹅们呀！

这一番描述，应该符合大部分八零后心目中的童年生活。只是，等到我们当父母的时候，日子变了。变在哪些地方呢？首先，我们的母亲虽然忙忙碌碌，但作业是不用管的，也多半不用接送上学放学的。小学二年级起，学校老师就编路队了，领头的路队长就是家住最远的那个，一路上“打卡”每个同学走

话说有一年冬天，我们来到了位于多瑙河支流萨尔察赫河畔的萨尔茨堡，萨尔茨堡是莫扎特的诞生地。抵达时，正遇上雪后小雨，我们这些人在“剧院酒店”安顿后，都有饥冷之感，哈特先生和我们一起去就餐。出门才迟了十几步，哈特先生差点因人行道上的冰雪而滑倒；然而他只顾着问我：“如果你在这里摔伤了，你打算怎么办？”“叫车去医院。”“还有呢？”“医生诊断后再说呗。”“报警！”他说，接着又解释道，“对摔伤事件，这家人家有责任，他没做到‘自扫门前雪’，没有把他房屋所在人行道部分的冰雪清除掉。”“奥地利有这个规定吗？”“我不大清楚，至少德国有。居民对交通道路状况和安全同样负有义务和责任。”

我知道哈特这个人喜欢说“题外话”，只要他知道的，就希望别人也能晓得。接着他给我们说了个关于德国的行人交通违法行为的故事：有一个人不久前被没收了驾照，因为他的严重醉驾行为被警察察觉，且当时态度也不好，除了罚款，还要被停驾一段时间。重新取回驾照后，这位老兄学乖了，如果想喝酒，他便让汽车停在家里的车库。有一天在迪斯科舞厅喝了酒，他就自觉地骑自行车回家，一路摇摇晃晃……路上有个驾车者见状就报了警，警察将自行车拦下，不仅禁止他骑车，还没收了驾照。这与驾照有关系吗？我驾车了吗？”他不服，告到法院的交通案例部门。法院认为，醉到这种程度，骑车人还能安全行车吗？所以应判扣留驾照6个月。六个月到了，他并未拿到驾照，驾照管理局让他先到心理医生那儿接受检查。他气愤地自言自语：“看来我已挂上号的人了，以后我干脆走路得了。”可按照德国的道路交通规则，行人若有生理和心理缺陷，必须采取相应措施并在不危害他人的前提下才能参与交通行为，否则也要被罚款。值得注意的是，德国驾照管理局正在调查和研究，准备考虑对行人醉酒也通过没收驾照给予处罚，理由是：这样的人适合开车吗？

我们不能肯定哈特先生讲的故事一点没有“加料”或“夸大”。但有一点是明显的：“动不动”就扣留驾照是一种相关性、逻辑性处罚。笔者以为，在交通行为方面，中国的私家车驾驶者文明程度大有长进，无论在斑马线后或无斑马线处，多数都能礼让行人。可助动车驾驶者却仍在我行我素，主张“让我先行”，而行人也有不少还在冒险闯红灯——交通行为意识不强所致。

交通行为意识

陈钰鹏



知苑新语

雅玩